

由公職到民間

外交圈裡五十年之十七

● 定中明

利比亞情勢大轉變

北非利比亞革命以後，中利邦交大受影響，兩國關係陷入低潮，利國新政府忙於內部事務，安定地方、鞏固政權，無暇對外，

表面上標榜維持現狀，而實際上則由親西方轉趨於中立不結盟，走第三勢力路線。所以我駐利大使館業務也就趨於清淡，那時館中人員不多，除大使而外有公使一由筆者擔任，有無參事已記不清，另一等秘書張文達，三等秘主管電務會計，尚有一位本地僱（洋）員，如是而已，照理說應該相安無事，無如蔡大使之爲人，生性多疑，心胸狹窄，不能容人，且工心計，愛要手段，自我由駐貝達辦事處主任調至大使館後，他深感不安，覺得我有些礙手礙腳的，原來我和蔡大使曾經一度同爲亞西司一、三兩科科長，平起平坐相處甚得，現在則成爲部屬關係，在我固屬命定，在彼心裡難安，處處受拘束，所以他很希望將我調走，恰巧一九六九年的四月

初，外交部某次長奉命至羅馬召開我駐地中海沿岸國家使節會議，蔡大使應召與會，他乘此機會向某次長吐露心聲，而一向對我心懷芥蒂的某次長，當然聽得進去。

他回國後不久發佈人事命令將我調部，

我到利比亞還不到三年，這對我而言，自然是一大打擊，而蔡大使自是稱心如意。而他自羅馬返任後，乃採行一項極不高明的手段來掩飾一下，他突然向我索回我向大使館借用的一套舊家具，迫使我在倉促之間出高價購買一套舊家具，不到兩個月又迫我以賤價拍賣，使我兩頭吃虧，損失不貲，此外，他對回教極不友善，他在任駐約旦大使館代辦時，曾在招待由立法委員阿布杜拉所率領的朝覲團（我爲團員之一）的歡宴席上，竟然吃出「豬」肉來！引起朝覲團的極度不滿，幾乎釀成軒然大波，他極度歧視（其實是嫉視）阿拉伯語文人才、利比亞館中的三位阿語人員（筆者本人，王大使世明（後降調公使）、張文達秘書先後都被他「三振出局」使

與老友談新疆前途

我自奉到外交部部會後，即行著手摒擋行裝託運笨重行李，包括書籍等。於一九六九年七月月中旬乘機離開利比亞，經羅馬、伊斯坦堡、德黑蘭等地，飛返台北，沿途觀光訪友，至感愉快，在羅馬兩天走馬看花式的參觀了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及羅馬市內的幾處名勝古蹟（過去都曾遊歷過），購買一點紀念品即行匆匆轉往伊斯坦堡，首先拜訪的是老友故立法委員、後任新疆省政府民政廳長的王增善的遺孀馬昌玉女士，就在她開

的「中國餐館」附近一家小旅館下榻，然後與故友劉炳漢聯絡，承他充作義務嚮導，暢遊伊堡，領略土耳其風味，並拜訪老友前立法委員，後改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的艾沙，他是我早在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就讀時所結

得利比亞館中無一懂阿語者，而利比亞革命後極端重視阿文排斥外文，蔡大使竟不顧此種客觀現實，而一意孤行。

由公職到民間

識的老友，後來於一九三九年又在埃及開羅晤面，那時他與馬賦良合組第二屆中東友好訪問團訪問開羅，在埃及期間由我陪同參訪翻譯，友誼更深，後來他定居伊堡與伊敏 Prof. mohammd Emin 從事新疆「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省）獨立運動，頗得回教國家的支持，已經引起聯合國的注意，後來我和艾沙同為世界回盟的理事，我代表中華民國，他代表「東土耳其斯坦」（Eastern Turkistan）關於新疆獨立問題，我曾以老友的身份私下和艾沙作了一次懇談，我勸他放棄「獨立」立場，要求高度自治較為有利，我說：新疆地處內陸，無出海口，即使獨立也難與外界交往，倒不如留在中華民國版圖內，享受高度自治，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歷史文化的傳統。他說他倒是可以接受，但大多數的族人不願接受。後來伊敏歸真，艾沙繼續領導，直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艾沙在伊堡歸真後，領導權落在一位新疆籍留學土耳其軍校的土耳其少將穆罕默德·李查·泊金 Gen.Moh. Riza Pakin 身上，聞獨立運動的氣勢逐漸減低中。

土耳其兩海峽險要

我們在伊堡停留了四天除了訪友而外也順便瀏覽市區參觀名勝古蹟而印象最深的是乘輪船遊博斯普魯士及達旦尼爾海峽及黑海入海口、海峽地處要衝，形勢天成、水道狹長，彷彿蘇彝士運河，兩岸山巒起伏，龍蟠

虎踞，兩岸碉堡砲台林立，大型軍艦只能隻身單向而行，形勢極為險要，其中夾雜著許多名人別墅，為避暑勝地，約旦王室即其中之一，土耳其得西方列強之支持，據守此一 mohammd Emin 從事新疆「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省）獨立運動，頗得回教國家的支持，已經引起聯合國的注意，後來我和艾沙同為世界回盟的理事，我代表中華民國，他代表「東土耳其斯坦」（Eastern Turkistan）關於新疆獨立問題，我曾以老友的身份私下和艾沙作了一次懇談，我勸他放棄「獨立」立場，要求高度自治較為有利，我說：新疆地處內陸，無出海口，即使獨立也難與外界交往，倒不如留在中華民國版圖內，享受高度自治，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歷史文化的傳統。他說他倒是可以接受，但大多數的族人不願接受。後來伊敏歸真，艾沙繼續領導，直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艾沙在伊堡歸真後，領導權落在一位新疆籍留學土耳其軍校的土耳其少將穆罕默德·李查·泊金 Gen.Moh. Riza Pakin 身上，聞獨立運動的氣勢逐漸減低中。

在亞西司行走辦事

我們是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年的八月離開伊朗返台灣的，我們在伊朗前後住了整整六年，麥息聖城三年，二、三兩女出生於此，德黑蘭三年獨子正倫於此誕生，所幸又是我們的異國知己，他們一家人對我們一家曾在落難時施以援手，恩不可忘，這次重逢倍感親切，機場行李通關出來後，錢代辦即要將我們的行李放進他的座車，馳往已訂妥的旅館下榻，這時阿里汗立刻過來搶過行李往他的私車上放，準備載我們到他家裡去住，二人相爭不下，最後我對錢代辦說：阿里汗是我們的舊友，交情關係都很夠，他這番盛意不便回拒，我們接受他的邀請，就這樣我們就到了阿里汗家中作客，舊地重遊，不勝滄桑之感！他們的後院（原來借給我

事代辦錢愛虔及伊朗摯友阿里汗（工程師兼建築商）Ali Khan Kazini 夫婦已在外面等候多時，盛情可感。

我們是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年的八月離開伊朗返台灣的，我們在伊朗前後住了整整六年，麥息聖城三年，二、三兩女出生於此，德黑蘭三年獨子正倫於此誕生，所幸又是我們的異國知己，他們一家人對我們一家曾在落難時施以援手，恩不可忘，這次重逢倍感親切，機場行李通關出來後，錢代辦即要將我們的行李放進他的座車，馳往已訂妥的旅館下榻，這時阿里汗立刻過來搶過行李往他的私車上放，準備載我們到他家裡去住，二人相爭不下，最後我對錢代辦說：阿里汗是我們的舊友，交情關係都很夠，他這番盛意不便回拒，我們接受他的邀請，就這樣我們就到了阿里汗家中作客，舊地重遊，不勝滄桑之感！他們的後院（原來借給我

們住的地方）已改建成三層新式樓房環境更加優美，他們把一樓完全撥給我們使用，極為舒適，這時他們的父母都已過世，他和他姐姐 Dr.Kazni 小姐（婦產科主任）都已結婚，且有子女，誠如古人所云：「昔別君未婚，天塹，扼住蘇俄進入地中海之咽喉，頗富戰略價值，我們在黑海入口處登岸在一碉堡咖啡館中休息，可以遠眺蘇俄國境。

告別伊堡之後，繼續飛往久別重逢的伊朗，經過四個多小時的航程抵達了德黑蘭的 Meher-Abad 國際機場，而我駐伊朗大使館參事代辦錢愛虔及伊朗摯友阿里汗（工程師兼建築商）Ali Khan Kazini 夫婦已在外面等候多時，盛情可感。

我們是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年的八月離開伊朗返台灣的，我們在伊朗前後住了整整六年，麥息聖城三年，二、三兩女出生於此，德黑蘭三年獨子正倫於此誕生，所幸又是我們的異國知己，他們一家人對我們一家曾在落難時施以援手，恩不可忘，這次重逢倍感親切，機場行李通關出來後，錢代辦即要將我們的行李放進他的座車，馳往已訂妥的旅館下榻，這時阿里汗立刻過來搶過行李往他的私車上放，準備載我們到他家裡去住，二人相爭不下，最後我對錢代辦說：阿里汗是我們的舊友，交情關係都很夠，他這番盛意不便回拒，我們接受他的邀請，就這樣我們就到了阿里汗家中作客，舊地重遊，不勝滄桑之感！他們的後院（原來借給我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縫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

部長介紹後對我特別關懷照顧感念不忘），而明日上午十時約見定公使請準時到達。」我次日如約前往總統府晉謁岳公，他見了我之後第一句話即問我，現在亞西司長是誰？我說：現正出缺，尚無司長，他說那你可以寫一個簡單的報告來，為交給「宣外小組」審閱。然後我即告辭而出，事後我才知道所謂「宣外小組」是專為審查司長級人員任用資格的專設機構，這樣看來是岳公有意推薦我繼任亞西司長職位的了，第二天我晉見暫代部務的沈次長劍虹，他問我你昨天去見張秘書長岳公了？我說是岳公電話約我去見他的，他說：他對你說什麼？我據實以告，他聽了之後，默默不言，過了幾天，人事處通知定公使仍分亞西司辦事，至此塵埃落定，亞西司長之職失之交臂！

我當時抑鬱之情可想而知！我的亞西司

長之路，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這「東風」竟因某次長之作梗變成了「西北風」！

這對我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我當時掛冠而去之心油然而生，尋思我自從進入外交部，卅多年來，歷經部次長都對我很好，遺餘力，我正要感恩圖報之時，豈能因一時的挫折而拂袖離去！所以我就坦然的接受了這現實。

轉事教育國民外交

過了幾天，新從駐舊金山總領事調部的李裕生鄉長笑孜孜的向我走來，他說：定公使！這真沒有想到的事，部長（周書楷）竟會叫我來接任亞西司長，這應該是你們的位置

！白表示，今後不願再作馮婦（不再想當公使）非大使不再外放，我的正規外交生涯從此結束，而另闢蹊徑，轉入教育界、宗教界服務，展開了我從事國民外交生涯的新頁。（未完待續）

阿拉伯語文，恐怕不太相宜吧！部長說，沒關係亞西司有「活卷櫃定公使協助你，一切都是問題」，我聽了自然是滋味，我心想

部次長你們既然稱我為「中東事務活卷櫃」

，為什麼不讓我當司長而硬要一位與中東素無淵源的陌生人來當呢？誠令人大惑不解。